

永樂大典

卷〇二〇〇	卷〇二〇一	卷〇二〇二	卷〇二〇三	卷〇二〇四
辭字	辭字	辭字	辭字	池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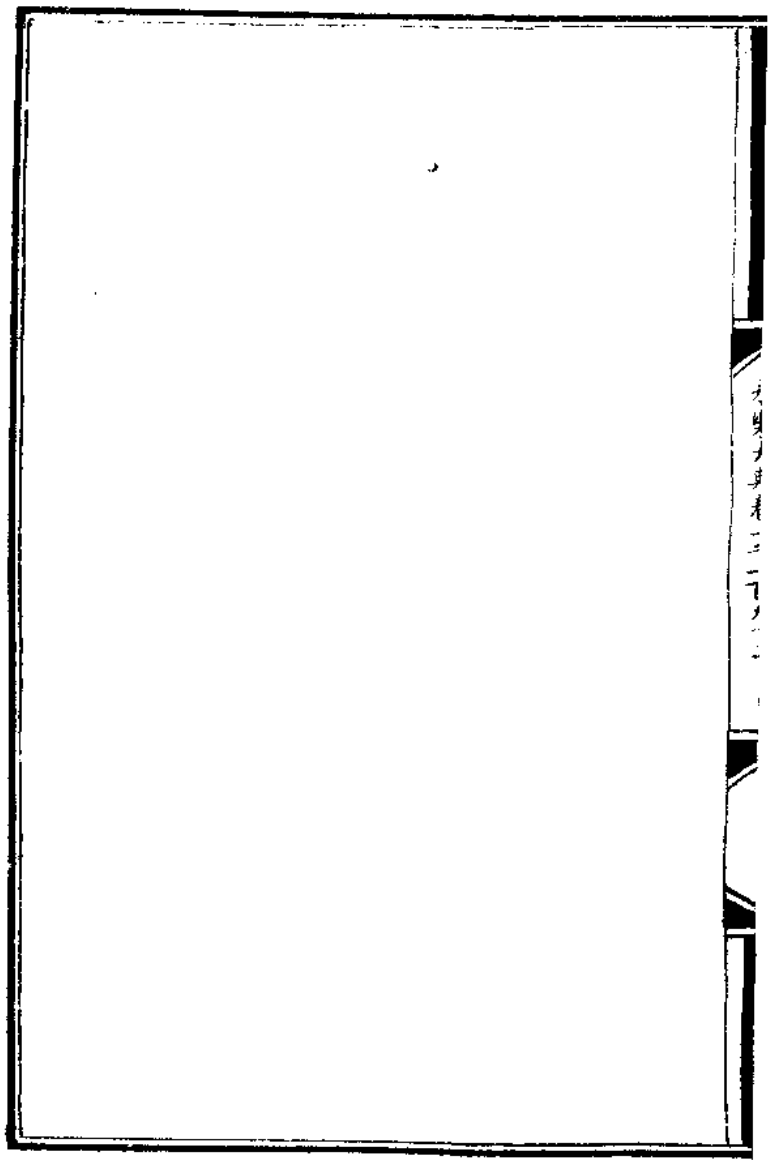
原书缺页

原书缺页

原书缺页

原书缺页

卦不繫之於離坎以離坎而上男女自然而生咸卦而下男女偶合而生
曰男女曰化生者言有兩則有一也損之六三曰三人行則損一人一人行則
得其友言致一也致一則殊塗而同歸一致百慮矣老氏論天地王侯得
一又曰天地相會而降甘露老氏之所謂得一相合即夫子所謂致一也
其在卦則六爻相應各而致用是也所謂全者合我與人而為一也動而
與之者安其身而後動也語之而應者平其心而後應也求而與之者定
其交而後求也三者得故能以天下為一家中國為一人故曰君子脩此
三者故全也離而為二物物成敵莫或與之擊之者至矣故曰立心勿偏
凶勿怕者不一之謂也張載曰下文當云易曰自天祐之吉先不利子曰
天之所助者順也人之所助者信也履信思乎順又以尚賢也是以自天
祐之吉先不利也考之義或然也順乎天者天助之應乎人者人助之
一之效乎此章以咸困解噬嗑否鼎復損恒九卦十文盡其意蓋
言有不能盡也嘗據易辭言子曰君子安其身而後動止立心勿
川先生曰君子言動與求皆以其道為完善也不然則取傷而凶矣
所引諸書先生曰白雲郭氏曰元前張理華說郭氏解李衡義海撮要蓋
之上九不能致一者也此四卦者中精義也其書李衡義海撮要蓋



以上殘存半頁

知之。未嘗復行之。其即詎改過而速遷善也。易復之初九爻辭曰。不遠復者。初有過即改而復。无抵至于悔則无善而竟言此以見遷善之速也。董真卿會通程子語祇與底通。使底至也。无至於悔。大學之道。在明其明德。明德乃止於至善也。知既至自然意誠。顏子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至也。知之至。故未嘗復行。他人復行知之不至也。止无使顏子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如顏子地位。豈有不善所謂不善者。只是微有差處才差失便能知之知之便更不萌作。顏子大率與聖人皆同。只這便有分別。若无則便是聖人。曾子三省只是緊約束。顏子便能三月之久。到這些地位。工夫尤難。直是峻絕。又大段着力不得。考人拾遺。所引李氏曰。止此口。張子曰。見前。考其精微。張子集注。張橫渠說。解蒙精蘊大義。先儒曰。有不善未嘗不知。即上文先見者也。知之未嘗復行。上文豈用終日斷可識夫之意。或曰。既謂之未復行。則是昔已嘗行而今不復耳。非謂過惟在。心而不復發于言行之間也。曰。顏子无形顯之過。若是則幾之已形。而悔之已著矣。又得謂之无抵悔乎。蒙謂明察其幾。而健足以致決。顏子之於未達一間耳。故夫子即復初九發明之。郭昂解此復初九之爻辭也。朱祖義句解子曰。孔子釋復卦爻辭云。顏氏之子。謂顏淵。其殆庶幾乎。

乎其必近於知覺者。有不善未嘗不知。有所不善之處。未嘗不自知覺。知之未嘗復行也。纔知覺即改之。未嘗復見於所行。此謂不惑過。易曰。易書云。不遠復。无祗悔。无吝。此復卦初九爻辭。謂所失不遠而知復。故不適於悔。而全其大善之吉。何慶璋經義。君子知微知彰。其殆庶幾乎。道至賢人而後覺驗。其希賢者不止於一人。論至聖人而後定名。其希聖者僅止於一人。夫覺斯道。以應希賢之衆。弗造斯道。以擅希聖之名者。不能也。是故泛而觀之。世有悟道之君子。而動夫希賢者。固同出於一心。定而論之。世有得道之君子。而謂之希聖者。待未達於一間。由其所造者。以究其所覺者。聖人禹得而不深爭之哉。且道固有微有彰也。若未易以覺也。而有人焉。知其微矣。又知其彰矣。雖不謂之君子。可乎。道固有柔有剛也。亦未易以覺也。而有人焉。知其柔矣。又知其剛矣。雖不謂之君子。可乎。果覺也。果君子也。故合彼萬夫。同心望道。而曾不見一人之自外者。然則其希賢之切何如也。雖然。此豈淺於所得者。可以揣摩臆度爲哉。聖人則曰。斯人也。我知之矣。其唯顏氏之子乎。抑顏氏子。何以能當乎此也。蓋其所詣。雖曰未極。而去道也已不遠。其所造者。雖曰未全。而去道纔一間。是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斯道者也。然則其希聖之至又何如也。自

其覺斯道者觀之。則合萬夫而同慕是衆人之希賢也。自其還斯道者言
之。則惟顏子而獨能是賢人之希聖也。吾知我不違乎道。則人不違乎我。
而未造於希聖之地者。亦何以動斯人希賢之志哉。吁。吾夫子豈輕
予之耶。且吾道有自得道有原。未明夫希聖之事業者。真不足與語斯人
希賢之功用也。夫道廣矣大矣。言其微者。微者此道也。又有所謂彰者焉。
彰者非此道乎。自微而彰。微彰一道也。言其柔者。柔者此道也。又有所謂
剛者焉。剛者非此道乎。自柔而剛。柔剛一道也。一覺其所以然之故。則道
在我矣。舉凡萬夫之在天下。接於其目。觸於其心。感動於聲氣音容之間。
何莫非此道者而知之者。幾何人歟。於是察於聞見之知者。則不足以知
此。結於料想之知者。則不足以知此。圖於揣摩臆度之知者。則愈不足以
知此。必有君子者。精探力索。單扣靜觀。悟之以終日之愚。則聖人之階可
級也。養之以童子之蒙。則聖人之域可入也。合之以清夜之氣。則聖人之
室可升也。雖未可與言生知之妙。抑亦有得於學知之真。雖未可與言先
知之境。抑亦有得於樂知之懿。雖未可與言化而不可知之感。抑亦有得
於先所不知之積。以此而知其知也。明以此而覺其覺也。通矣有味味於
斯道之鄉。而微彰剛柔之階如也。如使昧昧於斯道之鄉。雖彰者且不知

之也而莫有於微者雖剛者且不知也而莫有於柔者是其與道且判矣其不相入矣又莫足與論造道之淺深也嗚呼微者愈賾矣而彰者愈不可見夫柔者愈隱矣而剛者愈不可聞矣何以感人何以動物何以起萬夫希賢之志而希聖之名抑何敢以輕許而妄予之哉吁此聖人所以獨拳拳於庶幾之顏子也且表道不可以一端求也執一端以求道者道始晦道不可以一偏求也執一偏以求道者道始虧道不可以一二淺淺者求也執一二淺淺者以求道則道始乖離而不全所貴乎君子者柔惟知微也而抑知彰也不惟知柔也而抑知剛也夫何以謂之微也其兆朕之未萌而端倪之莫窺者非微乎惟君子於微則知之所謂一陽來復於七日之漸者莫不洞然於吾心矣又何以謂之彰也其彰著之可見而流行之莫禦者非彰乎惟君子於彰則知之所謂長大於臨壯之際者莫不昭然於吾心矣蓋所知以此則所覺者亦以此微彰之外我何覺焉所覺以此則所望者亦以此微彰之外人何望焉抑何以謂之柔也其可柔可攝而不可忍者非柔乎惟君子於柔則知之所謂一陰始主於遇之時莫不惔然於吾心矣又何以謂之剛也其可畏可服而不可折者非剛乎惟君子於剛則知之所謂長威於懲剝之餘者莫不瞭然於吾心矣蓋所知以

是則所覺者亦以是。柔剛之外我何覺焉。所覺以是。則所望者亦以是。柔剛之外人何望焉。吾益信所知在我。我固不離道以爲知也。所望在人。人豈捨道而有望哉。所知者道。則我爲有道之賢。所望者亦道。則彼爲慕道之徒。雖千萬人而一心也。何彼此之間。雖千萬人而一意也。何避通之殊。雖則其希賢之衆。舍吾道之君子。其將誰師耶。雖然。覺斯道者固可以爲賢也。而能覺斯道者誰歟。覺斯道而爲賢固可以感希賢之衆也。而能造斯賢以感斯人者誰歟。不有希聖之顏子乎。可以覺斯道造斯賢。而且足以感此希賢之衆乎。聖人於是有定論矣。惟彼顏子其殆庶幾庶幾之辭。一登於聖人。則顏氏子之所造者可以潛觀而默會也。高吾仰矣。聖吾鑽矣。其與先入而不自得之聖人相去一蹴間耳。非庶幾而何。禮吾復矣。仁吾歸矣。其與動容周旋有中。之聖人相去一轉移耳。非庶幾如何。中吾擇矣。善吾以矣。其與不思不勉從容中道之聖人相去一投足之地耳。非庶幾如何。心吾齊矣。坐吾忘矣。其與不識不記任天莫違之聖人相去一跬步之隔耳。非庶幾而何。此時此際謂其於聖道果不得其門而入乎。則顏氏子已優入之矣。謂其於聖道果竭厥綏而先聞然未則顏氏子猶未達一間耳。故謂之庶可也。謂之全不可也。謂之幾可也。謂之齊不可也。謂之庶

幾可也。謂之直謂不可也。吾益知顏氏子之庶幾云者。其守之者歟。而非其比也。其具體之微者歟。而非其大成也。其執焉復焉者歟。而非其性焉安焉者也。由此之庶幾爲徒之知覺。則曰微。曰彰。曰柔。曰剛。森然具在。源源自見矣。然則其希聖之賢。非得道之類乎。其孰能與於此哉。豈大道一而已。持以其未形而難見者。則謂之微。以其已形而易見者。則謂之彰。以其體之爲陰者。則謂之柔。以其體之爲陽者。則謂之剛。故知者所以覺此道之實者。而庶幾者。又所以造斯道之近似者也。融而會之。庶幾一知覺也。知覺一微彰柔剛也。微彰柔剛一道也。吁。猜矣。非達天德者。不足與語此。昔者觀之夫子。繫易矣。其知微知彰知柔知剛云者。所以釋豫六二之文也。其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云者。所以釋復初九之文也。抑豫之六二者。果何如也。其上爻不誦者歟。其下爻不漬者與。吾夫子嘗以之爲幾矣。又嘗予之以神矣。宜乎所知者溥。而萬夫之所由以共望者也。復之初九者。果何如也。其不達復者歟。其先祗悔者歟。吾夫子嘗自顏子之不善求。嘗不知者求之矣。又嘗自其知之未嘗復行者求之矣。宜乎其殆庶幾之論。所由以定也。雖然六二。則達而在上之君子也。顏子則窮而在下之君子也。窮達之分。雖殊。而所以爲道則一。上下之位。雖異。而所以爲道則同。使顏

子一旦得時行道。是亦六二而已矣。吁。此聖人進人之美意。其亦深有勉於後學之君子歟。嗚呼。顏子其庶幾矣。由此庶幾而克。則知之之神可造也。美止於庶幾而已哉。顏子其知覺矣。由此知覺而化。則先知之天可造也。美止於知微。知彰。知柔。知剛而已哉。顏子為萬夫望矣。克此幾而裨。化此知而天。則綏之斯來。動之斯和。將先感而不應也。又美止於萬夫之望而已哉。吁。顏氏子其聖矣。而未化也。慕雖萬而年不假。志雖勤而道未全。始條理之事雖儘可觀。而終條理之事則以莫之克就也。此顏子所以止於賢而已。然則聖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賢人斯可矣。賢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婦顏之徒斯可矣。鄒天巖經義萬夫之望。子曰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論其學之高。所仰非一人。贊其人之能。所達惟一。問夫所仰者衆。雖一問未達者亦能之。苟有人為其可取歟。且以知幾之學。莫尚於斯。仰而望之。實出乎萬夫之表者。是人之難能也。然難能之學。豈先可能之人。夫子於是舉庶幾之學。而歸諸顏子好學者也。雖一問未達。亦知幾其神之境歟。夫擬人不倫。聖人之所甚病也。絕无僅有。聖人之所甚幸也。夫人之生也。均此性也。有一人為獨出乎其類。固可喜也。然是合豈多見於世哉。於斯世之不常見。而幸其時之僅可見。聖人美之。有不容已者焉。

蓋聖人擬人以倫。嘆其時之絕。然而僅有耶。且萬者。天下之至數也。號萬夫之望。必其明足以有察也。智足以有臨也。有絕類之才有。有離倫之德。天下學之如履。又敬之如鬼神。自千百之積。以至于千萬之衆。望之而不可企及者。耶是人也。吾將求之何而可求之天下。未見其人也。求之國人。未見其人也。求之卿大夫。亦未見其人也。吾將求之門人。爲三月不違。視日月至焉者。其庶幾乎。終日如愚。視聞斯行之者。其庶幾乎。庶幾之學。惟一顏子而已。庶幾之解。涵不盡之意。深許之而又勉之者也。嗟夫。望而至於萬夫。聖人之事也。顏氏之子。其聖人之具體而微者歟。有聖人者作。則瞻之在前。忽焉在後。顏子固仰而望之也。況於萬夫子。雖然。顏氏之子去聖人上一間耳。聖人與人之善。未嘗有所靳也。今也於一間未達。而有所靳。則庶幾之說。夫子固非深取之歟。蓋不然。顏子之學。已至於聖人也。一間未達。則顏子之未化也。庶幾則不日而化矣。化則不止於庶幾矣。此庶幾之說。所以取顏子好學之意。而示人以學无所止也。豫必有隨。所以爲萬夫之望。而復之不達。不至於悔則元吉矣。復之初九。動之端也。豫順以動。同此一爻也。在下爲庶幾。在上爲萬夫之望。此聖人發理之妙。育學者不容於不改。鍾大得經義。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君子既有以盡其悟道之

實聖人斯有以乎其近道之名。夫聖道之妙。非常人所可得而踐及也。惟君子者。真見內融。自有其過。則悟夫道者。爲甚近。欲表其先見之實。要得不致其深美之辭。哉。且顏氏之在孔門。有不善也。未嘗不先知之。既知之也。亦未嘗俟其達而後復之。人皆見其理於顯然。而此則見其理於未然。是有以悟夫道之實矣。則聖人美君子之言。宜容於少。各手由是因。其有識微之見。所以予之以其殆庶幾之辭。故不予諸他。而特予諸顏者。信知非顏子不足以語近道之名也。然不觀君子所見之明。先以見聖人所導之確。此聖人論知幾之君子。所以歸之於獨復之顏子。歟。下繫曰。士以。此蓋嘗於一念之明微而得。是知之通塞矣。何也。人存此良心。即有此良知。是知不爲聖賢而加多。不爲愚不肖而不足。故知其善者。此知也。知其不善者。亦此知也。是皆稟於有生之初。賦於降衷之始。人能清其天君湛其神舍。存其夜氣。而旦晝不足以奪之。保其清明。而嗜慾不得以汨之。作炳於眇綿之先。致察於兆朕之始。則事未能應。物未能名。將見智識之超卓。可以爲萬夫之表矣。苟真以偽奪。而不能改過於本形性以情遷。而不能遷善於不及。則一旦出與物接。其不汨於物者幾希。今也顏子於衆人所未能之中。而獨能見其道之所未見。則聖人喜之深。而愛之切。烏得不

與之以近道之名耶。雖然一字之褒榮如華家三語之飾。炳若丹青。聖人
偷揚之美意。初非苟然也。有一事之可稱者。必盡其深嘉樂與之言。有一
行之可取者。必寓其諄復綢繆之意。是則聖人之所予。蓋較於予諸人者。
惟君子有深造之功。故聖人有稱贊之語。聖人予之以庶幾之名。其賴子
得之而可以无愧心矣。今夫孔門之群弟。乃獨取顏子之一人者。何哉。蓋
稱其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且顏氏單瓢自樂。而不知家蔬
之淡泊。陋巷自如。而不知蓬華之卑陋。知其善之可進。而進必速見。其不
善之可退。而退不反。故庶幾之稱。誠謂超而復中。未至於不勉而中也。思
而後得。未至於不思而得也。聞一知十。與聖而不可知者。相為跬步也。鑽
堅仰高。與先人而不自得者。相為蹊徑也。心齋之妙。幾達乎佳天文章之
境。坐忘之趣。幾及乎忘怨一貫之塗。此其所以為其殆庶幾之君子歟。是
以求之七十子之科。而七十子之徒。未可與之而同科。求之三千之列。而
三千之衆。未可與之而同列。聖人以一言之寵。一解之褒。有所不容自嘿
者。則知顏子相去聖道。於一間矣。然則謂顏子得聖道之全。則未可。謂顏
子未近聖人之道。亦未可也。庶幾之語。聖人豈得不以是而表顏子有先
見之明耶。謂之曰。有君子有以盡其悟道之實。聖人斯予之以近道之名。